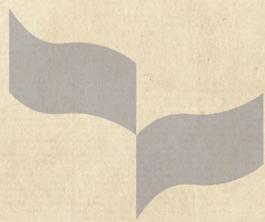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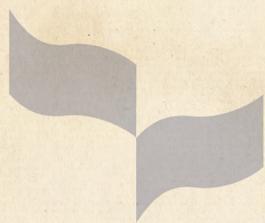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十四

奏劄

○ 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



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  
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  
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飢曾殘  
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  
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  
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  
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  
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  
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

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  
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  
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  
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  
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若  
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  
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  
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  
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

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輕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為一書以教孝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教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為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指

主闕陞人即令守倅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即保明聞奏特  
與祠祿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倅銓量方許放上若  
守倅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史雖已  
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庭幾治獄之官其選少清  
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取進止

貼黃

臣契勘縣獄止是知縣獨負推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拚  
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變銓法則亦  
不容無少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  
推訊無丞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  
入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嚴幾粗革舊弊

天下幸甚

○ 延和奏劄三

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  
所無以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  
權宜指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  
為笑於先朝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  
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於今乃為大農  
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  
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  
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遠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  
年間此錢之額倍為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

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儉倭掎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越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煎熬局

按

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受民如子疾痛苛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延和奏劄四

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

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為  
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頓缺州縣不可復  
為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  
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為害愈甚前此  
漕司蓋嘗頗捐羨錢以補州縣歲計之缺而禁其科罰然  
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  
處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  
措畫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仰寬  
宵旰之憂僭消失洽之氣一路幸甚取進止

○ 正和奏劄五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姿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懷

乃

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  
復土疆為己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荏苒  
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  
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即以為所任者  
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  
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  
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  
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  
嘗反覆而思之無力燕間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  
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  
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

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

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  
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  
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使嬖側  
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  
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  
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譏說殄  
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耻而或不免  
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  
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  
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  
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

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  
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  
非獨天下之人為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  
此為恨也間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  
蓋有意乎天理之紀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  
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  
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  
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  
位盜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  
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詞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  
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

兼德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

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  
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諛枉慰  
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  
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  
却傲使嘉獎壯圖豈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  
旁出奄守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  
振廩蠲租重祭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  
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之  
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  
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治政之久圖  
治之切宜其憂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

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  
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  
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  
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  
為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庶物之源  
以資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  
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

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  
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  
人殆嗚呼此千里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  
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  
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  
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為庸主而思  
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  
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禮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  
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  
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  
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

沂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  
少留意焉自今以件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  
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  
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  
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  
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  
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  
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  
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  
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

性也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時日通五水有也武王

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  
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  
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暵痼疾不瘳惟陛下  
深留聖志痛自劾勵而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為後  
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往天下  
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  
言大意與此畧同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曾不足以上悟聖  
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它  
所有輒繹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  
財赦取進止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吾心之安寧墮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於上地變為之

於下人情為之哀同情節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

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涕泣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頃臯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廢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惟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為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

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它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

聖德之式不敢一日而全其身乎萬乘之尊尊

匪頒之式不敢一日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  
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渚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  
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  
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  
以至于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若且  
辱言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各  
實之疑不漠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  
之幾有未盡去則又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  
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  
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  
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讜孽之

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討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以來不但禮樂不具。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賤愚。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寬之。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二

圖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它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享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聞。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姿至愚。極陋。

雖道有坎輿。積善安。以水聖賢之。意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

雖嘗挾策讀書安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  
聞况於帝王之孝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  
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  
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  
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  
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孝  
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  
所以不可不孝而其所以孝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  
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  
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孝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  
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

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  
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  
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  
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  
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  
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孝所以莫先於窮理也  
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收當曰古曰今不可移  
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  
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  
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  
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

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尔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化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又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以此循序致精所

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寬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寬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孝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孝艱難辛苦已試之

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始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與襄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自聳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

為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取  
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三

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荆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上  
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少往往例於常賦  
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  
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  
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略無所  
損以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泛賞給調發支  
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  
愈見逼迫無以為計臣近者嘗與漕臣何異備奏全州守

臣等所申乞減添差員數可見一端至於其他州縣大

臣韓邈所申乞減添差負數可見一端至於其他州縣大略徃徃類此不唯官吏苟違目前多方趣辦不暇為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得已以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北據重湖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他道之比萬一民貧不堪誅剝一旦屯結自為擾亂而盜賊蠻徭相挺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密究其曲折然其大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為憂欲為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畫一奏聞今者既蒙賜對又不敢不為陛下一言欲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以前日全

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缺乏之處特與  
痛加退減指定奏聞取旨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  
以寬其民而其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  
遐遠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為掛墻壁之具而  
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餘罪伏惟矜赦  
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取進止

行宮使殿奏劄四

臣昨於去冬伏蒙聖恩除知潭州方具辭免未及起發即  
聞湖北徭人侵犯邵州界分及今年春伏奉聖旨不許辭  
免臣遂即日就道比及到宮湖北已行進兵攻討賊氣漸  
衰遂就招降一向寧帖却據邵州守臣潘燾申到見得從

前邊防全無措畫以致、醜賊肆侵犯因條畫到移置寨

前邊防全無措畫以致小醜敢肆侵犯因條畫到移置寨  
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臣與漕臣何異潘燾所申頗有條  
理遂行詢究見得委的合行措置遂已具奏乞賜施行竊  
計已徹天聽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早賜處分及何異潘燾  
在任之日依元所申日下措置其提刑趙不迂先次申奏  
亦與臣等所乞無大異同欲乞并行劄下公共相度從長  
區處庶使姦賊畏威邊民安業實一方永遠之利取進止

貼黃

臣昨招到僇賊蒲來矢等已赴安撫司公參徑人衰弱  
初無能解但恃險阻敢尔跳梁今已伏降則於事理不  
得不加存恤欲乞聖慈行下本司常切照管毋失大信

庶幾異日復有此輩易以招納伏候聖旨

行宮便殿奏劄五

臣伏見潭州城壁昨因兵騎殘破之後剝落摧圮五十餘年不曾修築近者守臣周必大方議補砌已蒙朝廷支降度牒一百道賣到錢八萬貫未及興工而必大奉祠就第臣到任之初即行點檢其錢已支六萬餘貫買到甌灰見在餘錢不多不足為雇工犒設之費又元料只擬用本州諸色軍兵共不過三千餘人竊慮不堪久役勞苦而其城廣闊中間多有空閑無民居處若盡脩築亦無所用枉費工力初已尅定七月下旬起工而偶值小旱繼以霖雨旋遭國哀人情洶洶未敢容易然念興作有緒所買甌灰費

錢已多若遂因循便成廢棄亦又可惜故自登極赦後事  
勢稍定即別委官再行計度擬將其城北面一帶荒迥去  
處量加裁減向裏別築蓋如此則不唯目今工力易辦將  
來萬一不測有警亦易防守但未及子細條畫而臣忽奉  
聖恩召令奏事竊恐新任守臣未知始末欲望聖慈行下  
詳審計度如臣妄議有可施行即乞睿旨再給度牒雜募  
軍民促減北邊近裏修築乘此樂歲擇日興工亦為一方  
永久不虞之備取進止

○乞進德劄子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也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

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  
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  
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  
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  
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  
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  
行之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  
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  
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  
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  
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室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

今  
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  
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  
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偽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  
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  
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  
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  
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  
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  
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  
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度於  
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汰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

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  
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  
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  
老病自知無用分其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  
耳目筋骸皆難勉彊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為請者誠感眷  
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  
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  
去則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  
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莫景迫人不  
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  
此言策厲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

真日無感矣冒責長德至無任困次敬切之至取進止

瞋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悃欵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才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小必彊而元祐館職呂大臨為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彊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製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

裂

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己自此為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為獻伏乞聖察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臣伏見近制每遇隻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恭聞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修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奏欲乞聖明特降春旨今

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  
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  
無少勞却乞權注當日蚤講一次庶幾截脩遊息無非典  
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仰見陛下  
畏天省己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見陛下登極之初已  
下明詔來獻言者甚衆未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殆成虛  
語欲乞春旨令後省官鎖宿者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  
次施行已蒙聖慈開納再三玉音宣諭如此則求言之詔  
不為文具臣不勝感激欣幸而今已兩日未見指揮竊慮

當時所奏他事很多又無文字可以降出是致遲緩今敢  
再具奏聞欲望聖明早賜處分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聞  
開悟聖聰益脩政德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取進止十月十

聖旨差沈有開劉光祖限十日看詳聞奏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臣伏觀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寮詣行宮便  
殿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然竊惟念壽皇梓宮在  
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  
帷幄觀此闕失心實未安久欲奏聞又念踈遠不敢僭越  
昨晚忽奉春旨特令宣引今日晚講仰見聖心虛懷求善  
唯恐不及待遇之恩復異常品感激之深不能自己謹此

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便令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庶幾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表垂法萬世不勝大願取進止

貼黃

臣今所奏雖已遲晚然羣臣班賀於外而聖主抑而不受益見聖德之盛可為後世法程伏乞眷照

○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臣迂愚衰賤無以瘡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而之近侍之列處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以其粗嘗講學稍有思慮不肯隨衆默默或有以仰禪聖治萬分之一也而臣伏自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

添講日者詳封事不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自知  
以為庶幾可以披瀝肝膽畢義願忠而無負於陛下所以  
收錄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內朝實以從容諷議為職  
故雖被求言之詔亦不敢輒同外臣撰述文字以致宣洩  
但嘗面奏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  
觀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鬱不解夜明晝昏此必政  
事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敢干陽德者而臣前日  
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省察若但碌碌隨群解釋文義  
時時陳說一二細微以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所以召用  
愚臣之意亦豈愚臣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今有微誠須  
至傾竭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

至優蠲免之所言其最大者其蠲免之凡百自奉減省  
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  
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  
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為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  
聞有百修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  
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  
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  
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  
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  
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  
流離沾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脩造  
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為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

忿切以生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  
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  
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瑩然在憂苦之中晨昏  
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  
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  
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監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  
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  
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榮  
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修業  
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  
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迺日一再過宮

亦未得見而不亟為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  
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  
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  
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  
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  
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  
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  
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  
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  
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為不美  
以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

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常，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懼。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况中外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

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兌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龍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柰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

祐思諸陵之傍。僨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拂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偏及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群下

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群下

更

窺觀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飢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  
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  
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前馬者預詔近屬  
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  
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  
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  
環擁吏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  
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  
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  
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  
久之計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

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  
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  
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  
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  
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  
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  
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  
得失之筭矣此三事也若夫山林之下則臣前日嘗以議  
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頻煩聖聽亦  
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  
間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章澤以營新宮使

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  
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及獲思慮斷  
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  
下以伸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  
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  
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再面奏  
所陳數事有未蒙深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輒形紙墨  
伏惟聖明獨賜詳覽而擇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  
竊恐自今以在不獲久侍清間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  
皇恐俟罪之至取進止乞留中

不受賀表貼黃

臣又聞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  
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并  
乞聖明先賜處分庶幾遇事免致失禮伏候聖旨

竊觀天意下此黃

臣又聞前此雷雨之時累曾地震此十七日半夜前後  
其震尤甚八月半間蜀中大震墻屋往往傾摧臣雖不  
曾親見然見者頗多傳聞甚的聖政方新而變異不止  
天戒甚明必有所為并乞睿照

此三事也下貼黃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  
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

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伏乞睿照

○論災異劄子

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煙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着於面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如一决非虛妄臣竊思惟閒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證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恠亦

為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  
聞於聖聽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  
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  
復興享國長乂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  
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  
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乂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  
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  
以為法克己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  
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慄慄然不復  
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敕中外大小  
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

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臣不勝惓惓愛君愛國之

至取進止

一本乞留中省覽一本乞降付三省樞密院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所上封事已蒙聖慈施行

今來竊見看詳官所具進冊其間貼說極為詳備若令因

侍經幄面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取進止

乞討論喪服劄子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訐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

貴賤之殊而禮經敕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

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

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

一之世... 子... 而... 復... 興... 臣... 恩... 下... 以... 成... 海... 南... 之... 然... 既... 性... 之... 夫... 不... 及... 始... 也...



浙江圖書館

之禮學而後舉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  
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  
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体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  
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  
之制勿使過為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  
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  
止

書奏藁後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祧謂承法意甚明而  
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  
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

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  
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  
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比  
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  
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証驗但以禮  
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  
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缺略  
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  
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乞修三禮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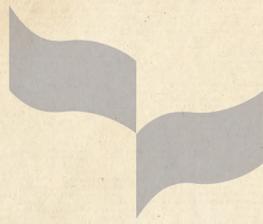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

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  
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  
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  
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  
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  
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  
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  
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  
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  
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缺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  
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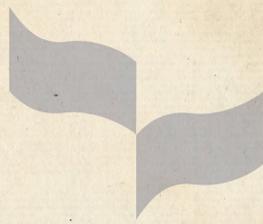
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  
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  
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  
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  
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  
寺閱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  
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衙請俸但乞  
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  
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石俟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  
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  
異特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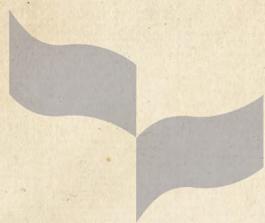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33246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